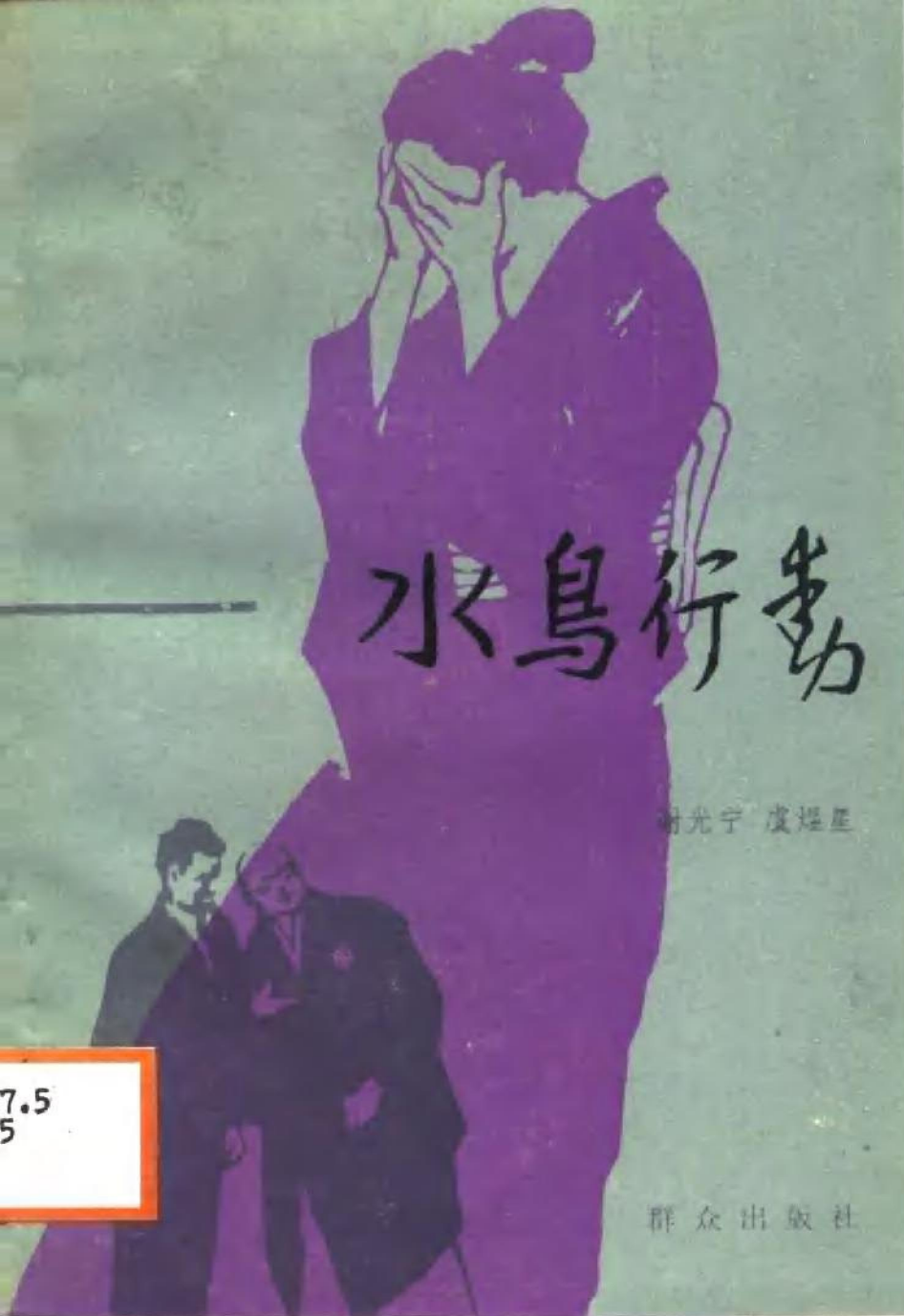




水鳥行動

謝光宇 虞煜星

群众出版社

7.5
5

1247.5
3195
3

謝光宇 漢經堂

水鳥行動

2004.10



B 515231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三部侦破题材的中篇小说。《水鸟行动》叙述了抗战爆发之前日本驻华外交官神秘失踪一案的内幕，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以及国民党官场的黑暗、外交上的奴颜婢膝作了深刻的揭露。《蓝盾保险箱》描写南京解放初期，新政权破获的一起使馆抢劫案，跌宕起伏，颇有悬念。《玉佛村疑案》歌颂了身处逆境，仍然顽强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老公安战士，同时也反映了十年动乱给公安战线带来的严重破坏。

水 鸟 行 动

谢光宁 虞煜星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8千字 插图2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64 定价：1.15元

ISBN7—5014—0042—3/I·9

印数：00001——39000册

目 录

水鸟行动.....谢光宁 (1)

蓝盾保险箱.....谢光宁 (69)
虞煜星

玉佛村疑案.....谢光宁 (143)
虞煜星

水鸟行动

一、在特快列车上

一九三四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广表的苏南平原上，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特快列车在疾驰。

“看，日军增兵长城各口！”“看，溥仪接受日天皇诏书！”晚报的叫卖声，使车厢里平添了几分窒闷，连一些专程来观赏“玄武湖十里荷香”、“秦淮河龙舟竞渡”的红男绿女，也似乎减去了兴致。

苏州上车的一群歌舞班的艺人，使昏昏欲睡的车厢陡地活跃起来。夹着提琴、拎着手鼓、背着长笛的青年男女，叽叽喳喳地刚找定自己的位置，长着弥陀佛似的笑脸的胖班主已跳上座椅，摇动着手中“万国歌舞团”的小旗，高声说道：

“诸位诸位！敝团名扬四海，誉满万国，明晚起在南京大戏院隆重献演——欢迎诸位，光临指导……”

话音刚落，一个着短裙的少年歌女站起身来，在吉它的伴奏下唱起一首夏威夷情歌，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旅客。

只有两个人例外。

一个坐在离出口不远，四十岁上下，穿一件深灰色长衫，清瘦而苍白的脸庞上架着眼镜，正捧着一张晚报入神地读着，全然没理会那甜美而有些做作的歌声；离他不远，背

对他坐着一个穿黑色西服的年轻人，个头不高但结实精悍，浓黑的眉毛下一双锐目，此刻正眯缝眼盯着手中一面小圆镜，漫不经心地镊着下巴上的微髭。圆镜中正好映现出长衫客的身影。

圆镜在灯光下一闪，长衫客似有所觉，但仍专心地看报，没有动弹。

少年歌女一曲唱罢，旅客们有喝彩的，有鼓掌的，有议论的。忽然，人们象被卡住了喉咙，沉默下来。靠门的一些人，更象躲避毒虫似地忙不迭缩回双脚。

原来，隔壁车厢几个日本浪人被歌声引来。他们酒气熏天，摇摇撞撞地走向歌女。其中一个穿血红色和服的大光头浪笑着说：“小姑娘，再……再唱一个！”说着，用日语怪声哼唱：

“开了，开了，
樱花开了。

前进吧，前进吧，
士兵们前进吧……”

“对，就唱这个！”浪人们起哄。

少年歌女一扭头。身体魁梧的吉它手没好声气地说：“东洋歌，咱不会！”

大光头一瞪眼：“什么？！万国歌舞团，大日本帝国的歌不会？不行，快地唱！”

另一个瘦猴脸淫荡地说：“对呀，唱呀，唱呀，唱你东洋雪花膏……”说着，动手捏歌女的脸颊，不日离开并坐个一

吉它手愤然推开他，霎时乱战一团，长衫客霍地起身，快步走出车厢。

穿黑色西服的年轻人没料到这一手，急忙站起，却被争吵的人们阻住。

胖班主还在打圆场：“对不起，对不起，请多包涵！她初学乍练，真的不会唱……”

年轻人终于挤过人群，穿过一节节车厢，长衫客却已杳无踪影。

走到普通车厢的尽头，年轻人果断地撞开厕所门，见车窗击碎。他急忙探身窗外——

苍茫的夜色里，一条黑影，攀附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门边。

年轻人下意识地掏出手枪。突然，一只大手压住他的肩膀。

他猛回头。

一个穿中山服的秃顶中年人摘下墨镜，低喝道：“不可惊扰贵宾！”

列车最后一节，是附挂的二号“花车”。乘坐这种据传是为慈禧太后祝寿而装璜的“花车”，如今已成为京沪线上最奢侈的享受。墨绿色的丝绒窗帘，莲花状的枝形吊灯，华丽的俄国地毯，精巧的西洋座钟……使你浑忘了这是在旅途中。

今天这“花车”的主人，却非老佛爷的后裔，而是日本国驻华公使。他刚洗过澡，穿一件紫绸睡袍，从盥洗间缓步踱出，黑而发亮的天庭显得特别饱满。

坐在桌旁的河野急忙站起。这位情报官出身的参赞，前额与下颏一样平直，呆板的长方脸上几乎不透露任何表情。他熟知上司睡前的习惯，早已在桌上布好棋盘，谦恭地说：“请！”

公使坐定，手抚着稀疏的湿发，问道：“向新闻界散发的文稿，拟好了吗？”

河野递过一只文件夹，公使打开掠了一眼，还给参赞：“请再添上一段：‘日本国对华始终以亲善为主旨。本人此次返任，视贵国民众对日感情，已大为缓和。日中提携，前途一片光明……’”

河野急速地记下，问道：“倘若记者要求当面采访……”

“不见，绝对不见。”公使斩钉截铁，面带怒色。他眼前浮现出上月底乘“长崎丸”返回上海汇山码头时的尴尬情景。讨厌的记者们，拦住他的第一句话竟是：“外界所传的‘水鸟外交’，请阁下作一解释。”

“水鸟外交”——是他颇为得意的发明。两年前，公使从巴西奉调来华。赴任前，他仔细研究了中国政局及关东军在满洲的战绩，周密地分析了欧美各国的新动向，认为“关东老虎”式的一味蛮干已不适时，“对华外交宜采取隐密手法，如水鸟之浮于水面，外表虽似平静，水下却在激烈搏动。”未料想，他在外务省秘密会议上的这番陈述，竟被好心的本国电通社记者泄露出来，引起舆论界议论纷纷。

此刻，公使最担心的，便是将“水鸟”二字与此次南京之行联系起来……

他眼前又浮现出不久前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东乡海军元帅举行国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帝国海军的将佐们在东乡灵前举行了一次特别集会。人们头缠孝巾，挥拳盟誓：一定要象元帅在对马海峡全歼波罗的海舰队那样，为大东亚圣战创建不朽功勋！

公使虽然是职业外交官出身，但家庭的渊源，使他一贯与帝国海军同呼吸共命运。他看不惯陆军那种“集大功于一身”的骄横气势。他坚信，曾造就出民族的骄傲东乡平八郎的帝国海军，必将与关东军称霸满洲一样，在南部支那创建震惊世界的奇迹。

他参加了那次集会，也挥动过自己的拳头，他的内心深处，已预感到“水鸟”在搏动……

一声汽笛，打断了公使的遐思。看着端坐在棋盘对面、脸上漠无表情的河野，他不禁会心地一笑。

他面露杀机地布下了一粒棋子……

穿黑色西服的年轻人知道了贵宾的身份，耸了耸肩膀，收起枪，随着秃顶中年人回到车厢，在一处僻静的靠窗空位上坐定。

年轻人名叫欧阳鹏，是首都警察厅刑警一科的探员。他曾在天津南开大学读过两年书，因家道中落而辍学，后考进高级警官学校；凭着头脑灵活，精力充沛，一上任便破了天福布庄被盗、冯麻子假币集团等几起大案，称得上年轻有为，名噪一时。可惜，他自小养成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脾胃，凡事争强好胜，不善趋炎附势，因此虽功高才大，仍只是个普通警探。对此，他倒也不以为意。其他科遇上“疑难杂症”，他还乐于帮忙，露上两手。

不过，最近的情势却使他大为着难。自从蒋介石亲赴江西剿共前线之后，警厅受命三个月内肃清首都地下共党组织，特警科多次拉他的差。一向不问政治的欧阳鹏当然不愿沾边，上司却以“事关党国利益”为由不容他推卸。这回去

上海追捕一名飞贼，又中途受命，盯梢一名来南京接线的“危害民国分子”。没料想，长衫客竟从自己眼皮下脱网。

秃顶的督察处长封少白，自以为看出了年轻人的遗憾，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老弟。最新情报，共党在南京的老窝已经连锅端了。那小子，他跑不了！”

欧阳鹏下意识地又镊起了胡子，脸上浮现一丝苦笑。这位顶头上司对自己是够赏识的，平素经常称兄道弟，可惜，此刻却错估了自己的心思。

欧阳鹏长叹一声：“处座，往后这类案子，别往我这儿撂。我学的可是刑警专科……”

封少白喷了口烟，笑道：“干我们这行的，以服从为天职嘛。谁叫你是‘神探’！”

欧阳鹏耸耸肩膀：“神探神探，没人敢沾！”

封少白终于明白了：“哦，是怕惊飞了你那只小鸽子？”

象被戳中了痛处，欧阳鹏心头一沉。一位身材婀娜、秀眸传情的女郎，仿佛出现在眼前，正似怨似嗔地凝望着自己……

半年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意外地遇见了南开老同学蓝鸽。她健美的身姿，迷人的神韵，高雅的谈吐，竟使欧阳鹏一下子旧情复燃。遗憾的是，身为天津《大公报》驻京记者的蓝鸽，对他这一身“黑皮”却很不感兴趣，一直若即若离。特别是在一次爱国师生集会上发现他的特殊使命后，更是大为反感，当即表示要一刀两断。欧阳鹏百般解释，蓝鸽仍耿耿于怀。她若是知道自己今天又在干这种事儿，谁会……

欧阳鹏觉得再不能苟且，断然地说：“处座，您一定得答应我的要求。”

封少白悠然一笑：“哈哈，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行，我代你说说。不过，你也别沉不住气。我包你，火车一到，鸽子归巢……”

欧阳鹏不解地扬起眉毛。

封少白手指“花车”的方向：“头号新闻人物登场，你那只小鸽子，能不飞来？”

欧阳鹏似有所悟，快活地眨了眨眼睛。

东方已露出曙红。汽笛一声，下关车站到了。

二、傲慢的副领事

封少白估计得没错，不到六点钟，蓝鸽已赶到下关车站。她为了抵御清晨的凉意，天蓝色旗袍上加了件纯白坎肩，衬托得体态更加绰约，气度更加雅静。

月台上已黑压压聚集了一大群人。蓝鸽略略扫视，除外交部、警察厅几张熟面孔外，驻京的中外同行大都到齐。

六时二十分，四辆黑色轿车驶到车站门前，日本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来了。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留仁丹胡子的中年人，身穿黑色西服，头戴硬边草帽，拄着司的克，走向月台。

蓝鸽急忙迎去：“总领事阁下，您早啊！”

总领事笑嘻嘻地伸出手来：“蓝小姐，您比我更早——当心受凉啊！”

蓝鸽握手还礼：“等着听公使先生发表重要讲话，再早也得来嘛！”

总领事仍是一团笑脸，连连摇头：“那恐怕要让蓝小姐失望了。据本人所知，公使此次来京，是应汪精卫院长之请，出席外交部新厦落成盛典，纯属礼节性拜访，恐怕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新闻。”

“是吗？”蓝鸽扬起眉毛。

这时，她才发现总领事身边跟着一个年轻人，大约二十七八岁，身材颇高，眉毛很浓，棱角分明的脸庞显出一种冷傲，衣着修饰得十分整洁。这人从未见过，他是谁呢？

总领事看出她的疑惑，挥挥手：“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蓝鸽女士。这位……是刚从满洲调来的副领事山本君。”

年轻人挺直腰杆，矜持地点了点头，却没有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

总领事显然想使气氛活跃起来，笑道：“哈哈，山本君，这回您可别愁没有好对手了。”

山本不解地问：“怎么？”

“蓝小姐是有名的网球明星。比起您那位绫子夫人，恐怕要强多罗。”

“中国的网球明星？！”山本傲慢地扬起了眉毛。那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使蓝鸽一阵恶心。她不甘示弱，冷冷地说：“改日一定请教……”

列车徐徐进站，人们簇拥上前，宪警森严戒备。果然如总领事所说，河野参赞散发讲话稿后，公使一行头也不回，匆匆步出月台，钻进汽车，使牺牲了早觉的记者们大失所望。

人群渐渐散去。蓝鸽刚走几步，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蓝鸽……”

蓝鸽回头一看，掉脸就走。

欧阳鹏急步追上：“你听我说……”

蓝鸽头也不回：“当心，别误了你的大事。”

欧阳鹏委屈地说：“嗨，我也是身不由己。告诉你，我已经跟处座讲了，回刑警科，干老本行……”

蓝鸽仍然是冷冷地说：“还是那句话，希望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

欧阳鹏紧跟不舍，涎着脸：“那可不见得。咱俩，有缘分……”

他还想再纠缠，蓝鸽已跳上黄包车，消失在清晨的人流中。

公使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上午十时，拜谒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十一时，召见陆、海军武官听取事务汇报；下午一时，亲自检查为外交部盛典特制的花篮……钟敲三点，他面色庄重，步履急促，走进了坐落在鼓楼坡下的总领事馆的议事厅。

环桌而坐的全体人员肃然起立。公使挥手让大家坐定，用低沉的声调开始了训话：“……君等身为帝国之代表，出使异邦，鞠躬辛劳，广田外相深表嘉许。尤其是新从长春调任的山本君……”他顿了顿，深邃的目光射向靠墙端坐的那个年轻人，“在协同田中领事交涉万宝山事件中，坚决维护帝国之利益，表现出绝对服从的卓越精神，外务省特命嘉奖……”

坐得笔直的山本副领事微微一震，弹簧松开似地站立起

来。

公使也站起身，从书记官手中接过奖章和一把长长的武士刀，声调更加凝重：“……海军省还委托我特赠刻有东乡元帅名言之军刀，望副领事与诸君谨记日本海大东乡元帅用旗语发布的不朽命令‘皇国并废，在此，吾等献身，万死不辞！’” “……日本志干，择警队回，丁我少男登已司最外相奖章，使由内授住了。他跨步上前，接刀在手，眼中灼灼发光。

恭第，西止。公使安排去探视本城居留民，特准领事馆人员休假半天。用过早餐，山本便戴起网球帽，向着寓所前的人行道走去。丰润的绫子，牵着一岁的女儿小绢代，跟在他的身后。

风和日丽，绿草如茵。山本心头也仿佛充满了阳光。他拿起网球拍，忽地记起车站见过的那个身材纤细的“网球明星”浅井中，顿涌澎湃之情，更加起劲地左跃右跳，挥拍猛抽。绫子哪是对手，浑身汗水淋漓，便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小绢代乐得拍手大叫：“妈妈又败罗！妈妈又败罗！”

绫子面带惭色，吃力地爬起，又拿起球拍。山本走过来，摘下帽子扇着：“算啦，算啦，这样的体质，不行啊。帝良君……” 绫子柔顺地笑了，就势在草地上坐下，指着小绢代说：“谁比得上你爸爸呀，连公使阁下都夸奖哩。”

山本卸鞍在绿草茵茵的草地上，眼前又浮现万宝山事件中的一幕：那天，他受命去兵营调集军队“惩戒”中国村民，在长春西郊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只身奔走数十里，双脚几乎

冻坏，终于完成了任务。他不禁有些纳闷。但赠丹之举毕竟是难得的荣誉，就御手并主未定的前直开时，制宇的“夏草冰案”武昌等年痕……”

突然，他看见小绢代在撕玩网球帽，“连套回公起”“哎……”

抢过一看，已撕裂一个“大口子”。他苦笑着看看妻子：“怎么办？只好换一顶新的喽。”

绫子顺从地笑道：“我这就去买……”“——”

突然，一个女佣打扮的小姑娘从寓所快步跑来，气喘吁吁地说：“先生，公使来电话，让先生准十点钟去……”

他的焦急是有理由的。自庚进入帝国……

守“严格、准确、绝对服从”的……

从没有迟到半秒钟的记录。因病……

一，成为同僚们的典范。

今天可出现难题了。……

餐馆，山本去过一次，知道到那儿的……

派不出汽车，坐黄包车要二十分钟……

便是十点……他越想越急，几乎象百米冲刺似地……

跳上了迎面而来的第一辆黄包车。

倒霉，车夫竟是个老头儿！……

气力飞奔，山本仍连连猛蹬踏板，……

点！”

转弯便是宝来馆了。山本看看表，刚松了口气，突然，吃惊地睁大眼睛：前面一座石板桥的桥面已经拆去，深深的壕沟旁插着“绕道行走”的字牌。热汗直流的车夫手扶车把，呆住了。

“怎么回事？”山本厉声喝问。

车夫连连赔罪：“先……先生，我不知道修桥……”连忙掉转车把，“我绕道送您……”

“停下！”山本一声怒喝，跳下车子，对着车夫一记耳光，“滚——”

他看了看约摸三、四米阔的壕沟，果断地后退几步，冲刺般跑来，大喝一声，跳过壕沟，一个趔趄几乎被石块绊倒。

当他匆匆跑进宝来馆大门时，三楼阳台的玻璃窗后，映现出公使黑而发亮的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时钟刚敲完第十下，三楼单间的门拉开了。脸上漠无表情的河野，把山本引入室内。

“不愧是帝国士官学校的高材生，真准时啊。”公使身穿和服，盘膝坐在榻榻米上，满意地说。

山本垂手肃立：“愿为帝国效劳。”

公使打量着这个颇具“男子汉”风度的年轻人，温和地问：“听说，山本君是奈良人？”

“是的。”

“家乡还有什么亲人？”

“母亲，七十岁了，还有妹妹，已经出嫁。”

“唔……”公使若有所思地凝望着他，“她们将为您而骄傲。”他发现年轻人鼻尖沁出汗珠，轻松地摆摆手：“啊，

坐吧！”

山本在公使对面坐下，腰杆笔直，目不斜视。

公使笑了：“不用那么紧张嘛。今天不谈公务。我是特地请山本君来讨教棋艺的。”

山本这才看见，茶几上已摆好棋盘。

公使意味深长地说：“记得一部古代棋书上讲过：‘一子在手，全局于心，不计小失，但求全胜。’此十六字真言，山本君想必多有体味……”

山本有点茫然地抬起头来。

“boy，威士忌！”耳边响起公使的声音。

一个十四五岁、穿西崽服的中国侍者，端着酒杯走来。

.....

这局棋怎样走完的，外人不得而知。使少年侍者吃惊的是，那位年轻客人出门时，象喝醉了酒，面色惨白，步履踉跄，草帽和手套也忘了拿。而收拾酒杯时，侍者却发现，杯中的酒并没有减少……

三、惊人的事件

当天晚上，外交部新厦举行落成盛典。

在新厦豪华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彩绸高悬，仕女如云。陈列在大厅四周的五彩缤纷的花篮中，日本国赠送的一只显得特别高大，数百朵红白相间的樱花缀在一起，远看似一团怪异的云彩，煞是醒目。

身着燕尾服的汪精卫，风度翩翩，神采焕发，穿梭于贵宾席间。他一会儿与意大利公使鲍斯加里握手，一会儿向美国参赞裴克致意……当然，他更特意把东邻贵宾的座位安排